第四十一回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

话说南京城里，每年四月半后，秦淮景致，渐渐好了。那外江的船，都下掉了楼子，换上凉篷，撑了进来。船舱中间，放一张小方金漆桌子，桌上摆着宜兴沙壶，极细的成窑、宣窑[[1]](#footnote-1)的杯子，烹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。那游船的备了酒和肴馔及果碟到这河里来游，就是走路的人[[2]](#footnote-2)，也买几个钱的毛尖茶，在船上煨了吃，慢慢而行。到天色晚了，每船两盏明角灯，一来一往，映着河里，上下明亮。自文德桥至利涉桥、东水关，夜夜笙歌不绝。又有那些游人买了水老鼠花[[3]](#footnote-3)在河内放。那水花直站在河里，放出来，就和一树梨花一般，每夜直到四更时才歇。国子监的武书，是四月尽间生辰，他家中穷，请不起客；杜少卿备了一席果碟，沽几斤酒，叫了一只小凉篷船，和武书在河里游游天二评：母难之辰饮酒�客，此亦六朝以后�合�。清早请了武书来，在河房里吃了饭，开了水门，同下了船。杜少卿道：“正字兄，我和你先到淡冷处走走。”叫船家一路荡到进香河，又荡了回来，慢慢吃酒。吃到下午时候，两人都微微醉了。荡到利涉桥，上岸走走，见马头上贴着一个招牌，上写道：

毗陵女士沈琼枝，精工顾绣[[4]](#footnote-4)，写扇作诗。寓王府塘手帕巷内。赐顾者幸认毗陵沈招牌便是。

武书看了，大笑道：“杜先生，你看南京城里偏有许多奇事！这些地方，都是开私门[[5]](#footnote-5)的女人住。这女人眼见的也是私门了，却挂起一个招牌来，岂不可笑！天二评：必要疑到此。杜少卿道：“这样的事，我们管他怎的黄评：且撇开去，文章一定之法。且到船上去煨茶吃。”便同下了船，不吃酒了，煨起上好的茶来，二人吃着闲谈。过了一回，回头看见一轮明月升上来，照得满船雪亮，船就一直荡上去。到了月牙池，见许多游船在那里放花炮，内有一只大船，挂着四盏明角灯，铺着凉簟子，在船上中间摆了一席。上面坐着两个客，下面主位上坐着一位，头戴方巾，身穿白纱直裰，脚下凉鞋，黄瘦面庞，清清疏疏三绺白须；横头坐着一个少年，白净面皮，微微几根胡子，眼张失落，在船上两边看女人黄评：写看女人，非闲笔，为后文跟着沈琼枝走伏笔。这小船走近大船跟前，杜少卿同武书认得那两个客一个是卢信侯，一个是庄绍光，却认不得那两个人。庄绍光看见二人，立起身来道：“少卿兄，你请过来坐。”杜少卿同武书上了大船。主人和二位见礼，便问：“尊姓？”庄绍光道：“此位是天长杜少卿兄。此位是武正字兄。”那主人道：“天长杜先生，当初有一位做赣州太守的，可是贵本家？”杜少卿惊道：“这便是先君。”那主人道：“我四十年前，与尊大人终日相聚。叙祖亲，尊翁还是我的表兄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莫不是庄濯江表叔么？黄评：又如此出庄濯江。那主人道：“岂敢，我便是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小侄当年年幼，不曾会过。今幸会见表叔，失敬了。”从新同庄濯江叙了礼。武书问庄绍光道：“这位老先生可是老先生贵族？”庄征君笑道：“这还是舍侄，却是先君受业的弟子天二评：杜少卿武书与庄濯江父子相见，写得参差错落。我也和他相别了四十年。近日才从淮扬来。”武书又问：“此位？”庄濯江道：“这便是小儿。”也过来见了礼，齐坐下。庄濯江叫从新拿上新鲜酒来，奉与诸位吃。庄濯江就问：“少卿兄几时来的，寓在那里？”庄绍光道：“他已经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了。尊居现在这河房里。”庄濯江惊道：“尊府大家，园亭花木，甲于江北，为甚么肯搬在这里？”庄绍光便把少卿豪举，而今黄金已随手而尽，略说了几句。庄濯江不胜叹息，说道：“还记得七八年前，我在湖广，乌衣韦四先生寄了一封书子与我，说他酒量越发大了，二十年来，竟不得一回恸醉，只有在天长赐书楼吃了一坛九年的陈酒，醉了一夜，心里快畅的紧，所以三千里外寄信告诉我齐评：真是可以千里寄书拍手�Q快之事。天二评：趣极，�f老真可人。黄评：老辈风流。我彼时不知府上是那一位做主人，今日说起来，想必是少卿兄无疑了。”武书道：“除了他，谁人肯做这一个雅东。”杜少卿道：“韦老伯也是表叔相好的？”庄濯江道：“这是我髫年的相与了。尊大人少时，无人不敬仰是当代第一位贤公子；我至今想起，形容笑貌，还如在目前。”卢信侯又同武书谈到泰伯祠大祭的事。庄濯江拍膝嗟叹道：“这样盛典，可惜来迟了，不得躬逢其盛。我将来也要怎的寻一件大事，屈诸位先生大家会一会，我就有趣了天二评：是儒林外史面目。”当下四五人谈心话旧，一直饮到半夜。在杜少卿河房前，见那河里灯火阑珊，笙歌渐歇，耳边忽听得玉箫一声黄评：雅韵，非世俗小说可比。众人道：“我们各自分手罢。”武书也上了岸去。

庄濯江虽年老，事庄绍光极是有礼。当下杜少卿在河房前过，上去回家。庄濯江在船上，一路送庄绍光到北门桥，还自己同上岸，家人打灯笼，同卢信侯送到庄绍光家，方才回去。庄绍光留卢信侯住了一夜，次日，依旧同往湖园去了。庄濯江次日写了“庄洁率子非熊”的帖子黄评：借帖子出名字。来拜杜少卿。杜少卿到莲花桥来回拜，留着谈了一日。

杜少卿又在后湖会着庄绍光。庄绍光道：“我这舍侄，亦非等闲之人天二评：此人疑即程�~门。他四十年前，在泗州同人合本开典当。那合本的人穷了，他就把他自己经营的两万金和典当拱手让了那人，自己一肩行李，跨一个疲驴，出了泗州城。这十数年来，往来楚越，转徙经营，又自致数万金齐评：此等行为似学虬髯客而意思又不同。才置了产业，南京来住。平日极是好友敦伦：替他尊人治丧，不曾要同胞兄弟出过一个钱，俱是他一人独任；多少老朋友死了无所归的，他就殡葬他。又极遵先君当年的教训，最是敬重文人，流连古迹。现今拿着三四千银子在鸡鸣山修曹武惠王[[6]](#footnote-6)庙黄评：此段为少卿而发，少卿非不能也，特不识人耳。银子必如此用方不为浪费。少卿闻之，虽欢喜，然得毋悔否？。等他修成了，少卿也约衡山兄来替他做一个大祭。齐评：与泰伯祠互相掩映。天二评：此举竟虚。杜少卿听了，心里欢喜。说罢，辞别去了。

转眼长夏已过，又是新秋，清风戒寒，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。满城的人都叫了船，请了大和尚在船上悬挂佛像，铺设经坛，从西水关起，一路施食到进香河。十里之内，降真香烧的有如烟雾溟闬。那鼓钹梵呗之声，不绝于耳。到晚，做的极精致的莲花灯，点起来浮在水面上。又有极大的法船[[7]](#footnote-7)，照依佛家中元地狱赦罪之说，超度这些孤魂升天，把一个南京秦淮河，变做西域天竺国。到七月二十九日，清凉山地藏胜会，——人都说地藏菩萨一年到头都把眼闭着，只有这一夜才睁开眼，若见满城都摆的香花灯烛，他就只当是一年到头都是如此齐评：如此说来菩萨亦受骗局，可发大笑。就欢喜这些人好善，就肯保佑人天二评：t地藏菩萨吃人哄到如今，人亦被地藏菩萨哄到如今。黄评：写得土俗可笑，正是太平景象。所以这一夜，南京人各家门户，都搭起两张桌子来，两枝通宵风烛，一座香斗[[8]](#footnote-8)，从大中桥到清凉山，一条街有七八里路，点得像一条银龙，一夜的亮，香烟不绝，大风也吹不熄。倾城士女都出来烧香看会。

沈琼枝住在王府塘房子里黄评：一笔便到沈琼枝。也同房主人娘子去烧香回来天二评：此女亦未能免俗。沈琼枝自从来到南京，挂了招牌，也有来求诗的，也有来买斗方的，也有来托刺绣的。那些好事的恶少，都一传两，两传三的来物色，非止一日。这一日烧香回来，人见他是下路打扮，跟了他后面走的就有百十人。庄非熊却也顺路跟在后面，看见他走到王府塘那边去了黄评：前写看女人正为此处用，却是借非熊转到杜少卿，非闲文也。庄非熊心里有些疑惑，次日，来到杜少卿家，说：“这沈琼枝在王府塘，有恶少们去说混话，他就要怒骂起来。此人来路甚奇，少卿兄何不去看看？”杜少卿道：“我也听见这话，此时多失意之人，安知其不因避难而来此地；我正要去问他。齐评：茫茫大千，正是不可概论。天二评：襟怀自是不同。当下便留庄非熊在河房看新月。又请了两个客来：一个是迟衡山，一个是武书。庄非熊见了，说些闲话，又讲起王府塘沈琼枝卖诗文的事。杜少卿道：“无论他是怎样，果真能做诗文，这也就难得了。”迟衡山道：“南京城里是何等地方！四方的名士还数不清，还那个去求妇女们的诗文？这个明明借此勾引人黄评：是衡山语。他能做不能做，不必管他。天二评：衡山迂士，故其言如此。武书道：“这个却奇。一个少年妇女，独自在外，又无同伴，靠卖诗文过日子，恐怕世上断无此理。只恐其中有甚么情由。他既然会做诗，我们便邀了他来做做看。黄评：是武书语。天二评：武书好奇，又一见解。说着，吃了晚饭，那新月已从河底下斜挂一钩，渐渐的照过桥来黄评：只两语便将清景分明画出。杜少卿道：“正字兄，方才所说，今日已迟了，明日在舍间早饭后，同去走走。”武书应诺，同迟衡山、庄非熊，都别去了。

次日，武正字来到杜少卿家天二评：迟衡山不来者迂也，�f�w熊不来者避杜、武也。早饭后，同到王府塘来。只见前面一间低矮房屋，门首围着一二十人在那里吵闹。杜少卿同武书上前一看，里边便是一个十八九岁妇人，梳着下路绺鬏，穿着一件宝蓝纱大领披风，在里面支支喳喳的嚷。杜少卿同武书听了一听，才晓得是人来买绣香囊，地方上几个喇子想来拿囮头[[9]](#footnote-9)，却无实迹，倒被他骂了一场。两人听得明白，方才进去，那些人看见两位进去，也就渐渐散了。沈琼枝看见两人气概不同，连忙接着，拜了万福。坐定，彼此谈了几句闲话。武书道：“这杜少卿先生是此间诗坛祭酒[[10]](#footnote-10)，昨日因有人说起佳作可观，所以来请教。”沈琼枝道：“我在南京半年多，凡到我这里来的，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娼，就是疑我为江湖之盗黄评：下一句或者有之。天二评：自取之。两样人皆不足与言齐评：正所�^可与人言无二三。今见二位先生，既无狎玩我的意思，又无疑猜我的心肠。我平日听见家父说：‘南京名士甚多，只有杜少卿先生是个豪杰。黄评：妙在也知杜少卿，却又借写少卿无人不知。这句话不错了。但不知先生是客居在此，还是和夫人也同在南京？”杜少卿道：“拙荆也同寄居在河房内。”沈琼枝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就到府拜谒夫人，好将心事细说。”杜少卿应诺，同武书先别了出来。武书对杜少卿说道：“我看这个女人实有些奇。若说他是个邪货，他却不带淫气；若是说他是人家遣出来的婢妾，他却又不带贱气。看他虽是个女流，倒有许多豪侠的光景；他那般轻倩的装饰，虽则觉得柔媚，只一双手指却像讲究勾、搬、冲[[11]](#footnote-11)的天二评：却看得细。不留指爪耳。黄评：看得不差，所以敢独身在外。论此时的风气，也未必有车中女子同那红线[[12]](#footnote-12)一流人。却怕是负气斗狠，逃了出来的。等他来时，盘问盘问他，看我的眼力如何。”

说着，已回到杜少卿家门首，看见姚奶奶背着花笼儿来卖花。杜少卿道：“姚奶奶，你来的正好。我家今日有个希奇的客到，你就在这里看看。”让武正字到河房里坐着，同姚奶奶进去，和娘子说了。少刻，沈琼枝坐了轿子，到门首下了进来，杜少卿迎进内室，娘子接着，见过礼，坐下奉茶。沈琼枝上首，杜娘子主位，姚奶奶在下面陪着，杜少卿坐在窗槅前。彼此叙了寒暄。杜娘子问道：“沈姑娘，看你如此青年，独自一个在客边，可有个同伴的？家里可还有尊人在堂？可曾许字过人家？”沈琼枝道：“家父历年在外坐馆，先母已经去世。我自小学了些手工针黹，因来到这南京大邦去处，借此口。适承杜先生相顾，相约到府，又承夫人一见如故，真是天涯知己了。”姚奶奶道：“沈姑娘出奇的针黹。昨日我在对门葛来官家天二评：草蛇灰线。黄评：伏葛来官。看见他相公娘买了一幅绣的‘观音送子’，说是买的姑娘的，真个画儿也没有那画的好！”沈琼枝道：“胡乱做做罢了，见笑的紧。”须臾，姚奶奶走出房门外去。沈琼枝在杜娘子面前，双膝跪下。娘子大惊，扶了起来。沈琼枝便把盐商骗他做妾，他拐了东西逃走的话说了一遍天二评：拐字不切当，当易“卷”字。“而今只怕他不能忘情，还要追踪而来，——夫人可能救我？”杜少卿道：“盐商富贵奢华，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；你一个弱女子，视如土芥，这就可敬的极了齐评：骂得刻酷。黄评：骂杀，却借此为沈琼枝占身分。但他必要追踪，你这祸事不远。却也无甚大害。”

正说着，小厮进来请少卿：“武爷有话要说。”杜少卿走到河房里，只见两个人垂着手，站在槅子门口，像是两个差人天二评：又是权勿用故事。少卿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你们是那里来的？怎么直到这里边来？”武书接应道：“是我叫进来的。奇怪！如今县里据着江都县缉捕的文书在这里拿人，说他是宋盐商家逃出来的一个妾。我的眼色如何？”少卿道：“此刻却在我家。我家与他拿了去，就像是我家指使的；传到扬州去，又像我家藏留他。他逃走不逃走都不要紧，这个倒有些不妥帖。”武正字道：“小弟先叫差人进来，正为此事。此刻少卿兄莫若先赏差人些微银子，叫他仍旧到王府塘去；等他自己回去，再做道理拿他。”少卿依着武书，赏了差人四钱银子。差人不敢违拗，去了。少卿复身进去，将这一番话向沈琼枝说了。娘子同姚奶奶倒吃了一惊。沈琼枝起身道：“这个不妨。差人在那里？我便同他一路去。黄评：似侠而非侠也。少卿道：“差人我已叫他去了，你且用了便饭。武先生还有一首诗奉赠，等他写完。黄评：赠诗非俗套，正为写琼枝得以开脱也。当下叫娘子和姚奶奶陪着吃了饭，自己走到河房里检了自己刻的一本诗集，等着武正字写完了诗，又称了四两银子，封做程仪，叫小厮交与娘子，送与沈琼枝收了。

沈琼枝告辞出门，上了轿，一直回到手帕巷。那两个差人已在门口，拦住说道：“还是原轿子抬了走，还是下来同我们走？进去是不必的了！”沈琼枝道：“你们是都堂衙门的？是巡按衙门的[[13]](#footnote-13)？我又不犯法，又不打钦案的官司，那里有个拦门不许进去的理！你们这般大惊小怪，只好吓那乡里人！齐评：衙门人狐假虎威往往如此。说着，下了轿，慢慢的走了进去黄评：视同儿戏。两个差人倒有些让他。沈琼枝把诗同银子收在一个首饰匣子里，出来叫：“轿夫，你抬我到县里去。”轿夫正要添钱。差人忙说道：“千差万差，来人不差，我们清早起，就在杜相公家伺候了半日，留你脸面，等你轿子回来；你就是女人，难道是茶也不吃的！”沈琼枝见差人想钱，也只不理黄评：妙在“不理”。添了二十四个轿钱，一直就抬到县里来。差人没奈何，走到宅门上回禀道：“拿的那个沈氏到了。”知县听说，便叫带到三堂[[14]](#footnote-14)回话。带了进来，知县看他容貌不差，问道：“既是女流，为甚么不守闺范，私自逃出，又偷窃了宋家的银两，潜踪在本县地方做甚么？”沈琼枝道：“宋为富强占良人为妾，我父亲和他涉了讼，他买嘱知县，将我父亲断输了，这是我不共戴天之仇。况且我虽然不才，也颇知文墨，怎么肯把一个张耳之妻[[15]](#footnote-15)去事外黄佣奴天二评：��耳何在？。故此逃了出来。这是真的。黄评：侃侃而谈，直认不辞。知县道：“你这些事，自有江都县问你，我也不管。你既会文墨，可能当面做诗一首？”沈琼枝道：“请随意命一个题，原可以求教的。”知县指着堂下的槐树，说道：“就以此为题。”沈琼枝不慌不忙，吟出一首七言八句来黄评：寻常小说必将诗写出，无关正文而且小家气。又快又好。知县看了赏鉴，随叫两个原差到他下处取了行李来，当堂查点。翻到他头面盒子里，一包碎散银子，一个封袋上写着“程仪”，一本书，一个诗卷。知县看了，知道他也和本地名士倡和。签了一张批，备了一角关文，吩咐原差道：“你们押送沈琼枝到江都县，一路须要小心，不许多事，领了回批来缴。”那知县与江都县同年相好，就密密的写了一封书子，装入关文内，托他开释此女，断还伊父，另行择婿。此是后事不题黄评：此是结文，不善读者必以为未了。

当下沈琼枝同两个差人出了县门，雇轿子抬到汉西门外，上了仪征的船。差人的行李放在船头上锁伏板[[16]](#footnote-16)下安歇，沈琼枝搭在中舱，正坐下，凉篷小船上又荡了两个堂客来搭船，一同进到官舱。沈琼枝看那两个妇人时，一个二十六七的光景，一个十七八岁，乔素打扮，做张做致[[17]](#footnote-17)的黄评：由此递到二汤。跟着一个汉子，酒糟的一副面孔，一顶破毡帽，坎齐眉毛黄评：写龟形即是龟形。挑过一担行李来，也送到中舱里。两妇人同沈琼枝一块儿坐下天二评：琼枝几与此辈为类。问道：“姑娘是到那里去的？”沈琼枝道：“我是扬州，和二位想也同路。”中年的妇人道：“我们不到扬州，仪征就上岸了。”过了一会，船家来称船钱[[18]](#footnote-18)。两个差人啐了一口，拿出批来道：“你看！这是甚么东西！我们办公事的人，不问你要贴钱就够了，还来问我们要钱！”船家不敢言语，向别人称完了，开船到了燕子矶。一夜西南风，清早到了黄泥滩。差人问沈琼枝要钱。沈琼枝道：“我昨日听得明白，你们办公事不用船钱的。”差人道：“沈姑娘，你也太拿老[[19]](#footnote-19)了！叫我们管山吃山，管水吃水，都像你这一毛不拔，我们喝西北风！”沈琼枝听了，说道：“我便不给你钱，你敢怎么样！黄评：差人，虎也，一女子竟能制之。走出船舱，跳上岸去，两只小脚就是飞的一般，竟要自己走了去。两个差人，慌忙搬了行李，赶着扯他；被他一个四门斗里[[20]](#footnote-20)打了一个仰八叉[[21]](#footnote-21)天二评：略露端倪，以见武书眼法。乃知琼枝之所以如此者，恃其技也。然而谬矣。黄评：应前武书所言，大快大快，非此不敢只身在外。扒起来，同那个差人吵成一片。吵的船家同那戴破毡帽的汉子做好做歹，雇了一乘轿子。两个差人，跟着去了。

那汉子带着两个妇人，过了头道闸，一直到丰家巷来，觌面[[22]](#footnote-22)迎着王义安天二评：王义安尚在矣！黄评：尚戴方巾否耶。叫道：“细姑娘同顺姑娘来了，李老四也亲自送了来；南京水西门近来生意如何？”李老四道：“近来被淮清桥那些开‘三嘴行’[[23]](#footnote-23)的挤坏了，所以来投奔老爹。”王义安道：“这样甚好，我这里正少两个姑娘。”当下带着两个婊子，回到家里，一进门来，上面三间草房，都用芦席隔着，后面就是厨房天二评：活地狱。厨房里一个人在那里洗手，看见这两个婊子进来，欢喜的要不的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烟花窟里，惟凭行势夸官；笔墨丛中，偏去眠花醉柳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成窑、宣窑——指明朝成化和宣德年间烧制的磁器，都是很精致有名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走路的人——这里指的是雇小船代步的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水老鼠花——水上放的花爆。点着后在水面乱窜的，名“水老鼠”；燃着后向上喷出各种彩花的，名“水花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顾绣——明时上海露香园顾氏所造的绣品，很精美，当时称为“顾绣”，后来成为江南一带绣品的通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开私门——私门，暗娼；“开私门”就是当暗娼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曹武惠王——宋曹彬。彬奉宋太祖之命，攻南京，灭南唐，史书上夸张他没有妄杀一人。死后封济阳郡王，谥武惠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法船——纸糊的船，中供地藏王画像，两边摆着纸扎的神鬼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香斗——一种供神品，用束香扎成宝塔的样子，顶上加一彩纸做的斗。也叫“斗香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拿囮（é）头——就是拿讹头，捉人短处讲行敲诈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诗坛祭酒——“祭酒”，这里指资望高，学问深，足以影响一时风气的人。“诗坛祭酒”，意即诗坛领袖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勾、搬、冲——这三个字，应是当时练习拳技中的流行术语。所以下文曾用车中女子和红线来悬拟；而差人在她手里被打倒过。沈琼枝是会一些武艺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车中女子、红线——唐人小说中所描绘的两个女侠：车中女子，善飞檐走壁，从几丈深的狱穴里救人，捷如飞鸟；红线，曾夜入豪家的内室，盗走他枕边的金盒，那豪家被她吓倒，不敢再害人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是都堂衙门的，是巡按衙门的——“都堂”，指都察院都御史；“巡按”，指民间口头语里称为“钦差”的巡按御史：都是管大案子的。沈琼枝这两句话的意思，是讥笑那两个差人并不是从那些大衙门里来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三堂——旧日官署，设大堂、二堂、三堂。官审案，一般在二堂、大堂，遇密案或妇女案，有时在三堂审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张耳之妻——战国时，魏国外黄地方，有一个女子，不甘嫁给佣奴，改嫁了张耳；张耳后来受汉的封爵为赵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锁伏板——桅舱前面的船板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做张做致——装模做样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称船钱——从前买卖用银，收付要称分量；“称”，成为收费的代语。“称船钱”就是收船费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拿老——自恃老门槛而态度强硬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四门斗里——拳术中的一种架势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仰八叉——“八叉”是古时扑钱赌博中的术语。这里说“仰八叉”，是借以形容一个人仰跌的姿势。后文有写作“仰巴叉”的，意思一样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觌（dí）面——迎面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“三嘴行”——市井恶语，这里是指的淮清桥戏行中的小旦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3)